

武漢陽秋

楚之橚机述



烈士遺孤教養所記念圖跋

民國元年春余由鄂赴金陵時和議新成臨時政府將遷於北京革命若告成功矣女士李俊英等約共創立烈士遺孤教養所余乃爲與草定規章徵求同志遂得在寧政府及同人之扶助粗有基
礎矣校址定於武昌以昔義地也返鄂後時以此舉商示有力者雖亦頗得一二人表同情而大
府特故尼之一若甚厭聞烈士之名者卽一校址亦強爭之數四而後得最後乃要允定至月津
八百金而開辦諸費則固在當時所募於名公之熱心者也經營半載始勉成立何其難也開學之
時余適假病歸里弗躬與其盛冬間直起至鄂則規模嚴整生徒濟濟卓然頗有成績矣諸遺孤欣
然就學且忘其~~悲~~^{無文}之慘矣李君以開學來師徒~~紀念~~^{紀念}影相覘並屬卒與維持余維起義以來慷慨
赴敵就義者易可勝數卽陽夏之役死者亦~~難~~^{矣知}數千萬人今斯校以限於力之故僅得此數十遺
孤而教養之曾何足盡涓埃之微然猶勉強遷就卒得此數十遺孤而教養之亦不可謂非不幸之
幸也嗚呼是亦可傷也已余以偷息苟生頻年奔走未獲從事斯所親撫諸孤慟痛交並然留輩諸
遺孤之克有成立足以續耿光大烈於勿替庶幾地下之鬼雄其稍目瞑乎今斯^所成立一週年餘矣
每一展圖凝視覺耳際猶聞童稚啼爹號父之聲而烽烟彈雨之中諸先烈裹創浴血之影猶隱幻

烈士遺孤教養所記念圖跋

二

紙上也然則後死者之責其忍負耶雖然後死者之責寧獨余一人哉

民國二年冬^答_渥上偶展此圖意有所感遂略述梗概如此

此冊為舊作雖立言頗有偏宕然自信尚無虛誣原稿初付印於滬之人權印刷
所未及出版而該所被法捕房封閉稿遂遺失再就所能憶者追錄之則視原
稿已遺亡泰半矣急郵致東京民國社付制刷甫出版而復燬於火存者僅數
冊頗有流通於海內外者求之十餘年前歲始於漢口舊友處得一冊本益
即在東京所印行者亟翻印若干冊以免佚去雖訛錯甚多然尚可校訂不可
謂非天幸也已

敘言

龍蛇起陸風雲變色雄雞一聲天下皆白非辛亥八月武漢之大革命乎幸而天意亡秦人心思漢遂不數月共和告成民國_{肇建}於是竊名之士逐熱之夫依草附木因利乘便或自詡爲開國元勳或相稱以起義鉅子英雄豪傑志士健兒之名滿天下天下人羣想望其豐采驟羨其功烈欽仰其聲望郵電之所通布新聞之所標揭公牘私書輒然成帖紀畧傳記災及棗梨於乎何其盛也會幾何時而泡影曇花悉付流水玉石瓦礫同爲齋粉往昔之爲達人顯貴所噴噴稱美頌美者至是乃爲販夫走卒所唾棄不屑道雖曰興廢何常成敗靡定天命所在不可以智力爭然亦何嘗不關人事哉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噫此介子推之所恥宜其爲不祥之物也第念彼無數先烈之擲頭顱流頸血飲彈食丸不惜犧牲其身命以

與垂死之國民爭幸福者其結局亦唯享有白骨荒邱青燐蔓草之代價且
并此區區烈士之名稱亦將隨所謂英雄豪傑者之名以俱去浸不免爲世
人所詬病吁嗟不亦大可哀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亡無日此已過之陳
述尙何言哉雖然際一代之大變革無論其孰爲敗寇成王而其事實要自
有不容泯沒者此私家之著述所以較館閣之纂注而能垂信於千古也顧
茲事體大非得多識前言往行之君子窮年累月以自成一家言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不能上追南董下繼馬班無已則取當日之遺聞軼事筆之於篇
亦庶幾乎他日考文獻者之一助而春秋代謝幻夢須臾人未盡亡口難悉
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又大可供事後之追思促局中之反省也其諸
沐猴屠狗欺世盜名之雄或不囁爲多事乎若云野人之語文不雅馴縉紳
先生難言之則吾知過矣甲寅秋日楚之櫺枕述

武漢陽秋 甲編

楚之檮杌述

第一編

辛亥秋八月十有九日鄂革命軍起義於武昌克之清總督瑞徵提督兼第
八鎮統制官張彪棄城走清第二子混成協統領官黎元洪被執領官降民軍領官之爲湖北革命軍
大都督全城文武官吏或降或竄無一死者民軍初起時舉動文明秩序井
然秋毫無犯人心稱快遂復夏口漢陽與清軍遇連戰輒捷武漢三鎮既得
漢口外國領事團承認爲交戰團宣告中立商民傾資助餉簞食壺漿以犒
義師海內外人士望風來歸民軍軍聲大振清廷震恐命陸軍部尙書蔭昌
督師南下以馮國璋統第一軍爲前軍以薩鎮冰統海軍與民軍大戰於漢

口連戰民軍皆敗清軍陷漢口火之屠其市民軍以黃興爲戰時總司令退守漢陽與清軍夾水而陣相持幾月餘民軍於橋口築浮橋渡漢水進襲清軍不利遂失漢陽黃興走清軍陷漢陽復火之砲擊武昌都督府焚黎元洪遁外國領事出而提議停戰是時各省紛紛反正或宣告獨立海軍降薩鎮冰逃各省民軍聯軍進攻南京克之遂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會孫文歸國由十七省代表舉孫爲臨時大總統大江南北及山陝關外盡爲民軍有清廷所保者僅直隸河南等處山東由清撫孫寶琦宣告獨立旋自取消南亦有民軍起全國人心傾向民軍大勢岌岌清廷大震連下罪已詔布憲法赦黨人罷蔭昌起袁世凱爲督師與民軍停戰議和以唐紹儀爲議和全權大臣民軍亦以伍廷芳爲代表與唐會議於上海黎元洪復返武昌和議成孫文讓袁世凱爲總統黎元洪稱副總統焉

民軍之起義于武昌也由黃土坡上兵發難首開槍者兵士金某也城外南湖炮隊應之入城與各軍合架巨砲於蛇山擊清總督署火之瑞徵逃至漢口哀求領事以兵艦砲擊民軍德領事可其請時法領事某獨贊成民軍緣法領前於孫文出奔歐洲時曾與孫氏相識者也時見民軍宣佈頗有以孫號召者且宗旨正大舉動文明乃於開領事會議時反其議英俄爲法盟國二國領事均視法領爲轉移日本則與英亦盟國也故日領亦附之所欲助清軍者獨德領耳俄領適爲領袖領事於是公拒瑞徵之請承認民軍爲交戰團宣告中立瑞徵無奈乃他走

牀底英雄黎元洪被迫爲都督初不肯剪髮辮亦不視事民軍恐其乘間逸去日夕監守之數日後始漸有轉意然終猶豫不決民軍初以善言勸之不聽臨之以兵始懼某以手槍擬之立迫其斷髮彈將發矣黎面如土色不敢仰

視幾泣下諾諾連聲而已會其寵姬亦遣使來勸降乃從其素所嬖信者亦私相慰藉之曰此黃袍加身之故事也後黎被舉臨時副總統後嘗指以語人曰此曾以手鎗迫我者其辭若有餘恨焉其實乃深喜之也

黎氏嘗語人云吾初本不知革命爲何事民軍起義事吾本思遁去故民軍中初來尋予者予曾手刃一人至伏於牀底卒不得脫迫爲都督吾初亦但陽諾之仍思乘間免脫耳布告文所稱元洪起義等語者皆他人擅爲之吾當時亦無力相拒也後見革命軍頗有人物不似土匪舉動若將能成事者吾乃決心陽夏之敗吾復悔之然已無及矣卒之因禍得福豈非天耶云云政府移往北京後始副不復作斯言且不承認牀底等故事矣

黎氏初任事時有市井小僧李國鎔字玉珊者沔陽人本爲一土膏店執事人皆以土老板呼之素工賊緣術時亦附從民軍以黎備都督府顧問李無

他能僅善呼萬歲耳一日以相士進黎氏前爲黎氏相面極力諛之黎口雖遜謝心竊沾沾自喜矣李與相士復以術家言談軍事他人叱之李與相士乃鼠竄去黎氏出走時李亦改裝西服逃竄某曾遇之於草湖門李挽某同走某推而叱之曰若畏死可速逃狗命勿溷乃公事李猶連呼是是而去至停戰議和後復出入於都督府矣李卒以善媚黎及黎之寵姬黎本危氏爲袁氏所給之保得嘉禾袁氏所給之雲後其侄有李之龍

今袁氏所贈之勳二位陸軍上將銜並賞將軍之孫武氏常自詡爲起義首功及革命首領其實彼初固漢口一無賴流氓也讀書不甚多然頗能作白字尺牘凡櫻蒲歌唱徇馬聲色貨利之事無一不優其才固欲爲小人之雄也庚戌夏孫與先烈劉堯徵等所組之漢口商務報停版居武昌蛇山新春學社爲大規模之經營孫來訪親語李雲自海外循廣東歸親見吾輩老板

孫中山面授以武昌革命方略又親至香港與總機關部外交部長馮自由接洽馮之氣派儼然一外交部尙書也云云徧誇舉以爲榮又云吾乃鄂部總參謀是也吾之老總劉仲文今聞其在家養病故鄂省全委之於各云一日與某晤談力述其歷年革命之成績言於日知會曾用去三十萬金家產因是以破某亦漫笑應之至辛亥春譚人鳳居正等來鄂與同人有所組織予爲介紹軍人蔡濟民等與相晤某孫初晤蔡時卽向蔡言日知會事件兄弟是曾用過五萬金云云當時某在座幾笑失聲竊謂其祇隔半年何其差數若是其懸絕頓如業貿易者之大減價也

胡經武氏瑛在鄂獄中時以芙蓉膏遺憂度日遂深染痼疾當時與同人往還頗親摯不似日後之大僚宦氣然頗厚自期許極力摹擬演義中臥龍山人舉動詹大悲往見之與語大悅退而徧語人曰覺菴（胡當日別字）眞天

下才也胡亦告人曰詹某者孺子可教亦天下亞才也自是一人交相榜爲并時瑜亮然至胡爲烟台都督後詹乃不甚諛之矣蓋又相謗也

胡在獄中朋輩往省視日或數起看守之獄卒執禮甚恭臺不厭苦羣嘆以爲金錢通神耳而不知卽已爲彼之泰山也

當時獄外有夾道一圭寶櫛比大半皆禁役居室獄之柵門首時見有浣衣女子垢面蓬首風流自憲也往來人習見之亦不經意起義時更無有人憶及之者而日後居然貴婦人矣蓋光復後胡以獄中資格且爲黃興弟子遂一躍而自儕於偉人之列由鄂外交部長而代表而上海而南京而烟台且稱都督作一路諸侯矣胡名旣顯達往日階下囚一旦致身青雲之上人誰不爭附之獄卒乃欲以王姬下嫁於諸侯與其女謀女新有所歡且嫌胡齒長有烟癬不願也（時女因此事與其父決裂出居武昌花園山後一客棧

中與其婦姊俱所歡者亦鄂當時新偉某之貴介弟也）獄卒強之會所歡亦棄之乃從然恐胡謹當日事棄不納乃送女至湘中胡太夫人處以前事具告繼以泣下憐其收留厥後由胡太夫人送至京胡迫於母命乃不得不拱手承受然胡當時適中某女士射屏之選內實狼狽不安頗有左右做人難之勢乃以一夕合雙香焉

胡在獄中聞某與孫武頗相往還曾語某曰孫某者不可與游也吾聞諸時伯弼（時功玖之兄）曰孫曾攜女子至勸業場購時新物品甚夥此等無操守之人絕不可信且又鹵莽荒唐不學無術宜亟絕之又云時某之言恐亦未可盡信蓋時之與孫亦一邱之貉也云云某心是之而不能遽絕孫也孫遂因緣以與於湖北革命之事後孫果驕橫酷毒暴戾恣睢罪惡無不作日以自殘同類爲事某嘗引以爲咎曰此吾過也

辛亥春夏聞孫嘗往來於大江報社一巴拿馬之草帽頗時式云以數金自香港購得者然已舊且欲敝矣爲詹大悲強戴去轉爲歌妓出金花攬去不得返孫乃奪何海鳴之新草帽以作抵償何海鳴者故細人竟登啓事於報端惡聲以索孫恚甚來館怒擲帽於何悻悻之意現於其面何亦反唇相稽孫與何大起衝突幾至用武經某雙方勸解乃已民元後田卒歸孫云（事詳本草帽緣小說中）何海鳴在滬上某報作烈士劉堯徵傳假以自叙其實劉在漢任商務報發行兼會計時何陰擠之不遺餘力劉以何爲童騃尤輕之同人亦以何根柢淺天性薄弱凡祕密所事者均不令與聞何憤恨劉獨甚嘗曰劉以革命自豪乃驅子也何兩次任商務報大江報附張編輯於軍中組織實未相處後由大江報入漢口獄亦係牽涉及之當時大江報館並未作黨人之祕密重要機關第爲文字上之鼓吹耳何當時並不能文也

當商務報未成立時何海鳴故充鄂軍四十一標兵士以不堪其苦告假出覓文字生活時滬上有競業學會所辦之某報新出版來漢聘請主筆同人薦何往後該報主任來書云該報會計告白亦頗能文何君程度如此無所用之暫有間飯可噉耳何在滬既無所事事日唯伴食而已商務報組織將就乃招之返任報事時猶不能作一論說之文字第喜罵人耳然何亦頗聰明後漸知捉筆以文豪自命矣

大江報初本一平章風月之小報故社員亦或怡情於聲色中詹於此時得一住旅館自稱爲女學生者訂白首約及入獄後頻往省視劉留宿焉而何海鳴者同時在獄中則以高唱京調衝犯獄官故爲獄官某大杖其脣矣

劉堯徵在漢口商務報館以性剛急大爲同社人所不慊詹大悲之太翁自鄉間來與館中小僮造醜語以詆之時劉任會計兼發行同人於此蜚語固

不甚信也獨何海鳴極坐實之時有與孫武爲伍之湘人潘鼎新者適流寓於漢口與漢上流氓相習漸與報社往來思間去劉以自代亦從旁聳聽之甚而劉不知也實則當時報因鐵路風潮停刊垂閉門矣館中空如洗餐餐不繼社員或日食一粥而旁觀者尙如蠅赴亦足怪已堯徵之兄星徵性奸險日伍無賴且好狎游堯徵頗非之兄弟間不甚相能報社倒幕後星徵思告許當道以博賞亦不惜連其弟名以俱入稟稿已擬就忽無意遺失爲某所檢得洩其機劉計不得逞遂他走光復後來鄂思藉弟名運動某要人（卽蔣翊武）爲軍府秘書不得乃以其弟之撫卹金納婦居室矣

己酉夏秋間故湖南反正時之都督焦達峯在漢與鄂人聯絡經營革命事孫武承攬之時經濟亟乏焦乃以鄉人舊部黎某劉某等所販之夏布說其獻出抵貸於人得款約千金供黨中用不數月悉爲孫所銷耗殆盡焦等自

用無幾也孫爲鄂軍務部長時黎某等自湘來謁孫數次不得一見也黎等憤甚欲洞其腹而宣佈其罪狀經某等勸解且安撫之乃已

當孫之挾焦歛而包辦武漢間事也則與襄人潘某、曉人方某等日處於晚

某

後

候

劍

侯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公子

周

孫等之往來於某晚家也某妻招待甚勤供應備至接濟亦頗不貲起義後孫爲鄂軍務部長某猶爲孫屬員及後孫作元勳位尊多金勢擬王公而某則落拓如故也孫饋某家以二百金某妻悉返不受且痛罵其無良也而於潘某_{公後}則爲同志始初矣蓋潘時亦抑鬱不得志居常怏怏狀若中魔者或見孫則疾引避不爲禮且作書與孫絕交時與某妻均流寓於滬同病故尤相憐也孫後在黎氏前以漢口稅局總理與潘乃稱相洽云

鄂事起後軍府各部事組織稍有端緒羣議乘敵之挫發大兵追之扼守武勝關以禦北來大軍黎亦首肯出發之令下矣有王安瀾者故黎爲清協統時之執事官也私諫黎曰諸人皆不恤公欲置公危地耳公獨不自爲計乎言已繼之以泣黎大感動遽收回成命謂新造之卒戰鬪力薄弱不敷調遣且軍械軍需均不完備也厥後陽夏商民之遭大刦實伏於此而王安瀾者

則以爲黎舊部故浸握兵權而任師長授中將賞勳位矣先是民軍擁黎氏時王安瀾考索隨時隨侍左右爲執鞭捧節者人以其卑汚不足齒數多輕之王亦馴服維謹某日黎視事祭告天地正行大禮時王趨赴黎之足後拜跪如儀蔡濟民見而呵之曰子何物乃亦來亂戎行乎不速竄去者吾將手刃若耳王雖得黎歡斯時亦不敢較疾抱頭引去後漢陽失陷時王以襄人托於劉公招奮勇軍自稱統領北軍初退漢口怡園女戲新張慕王至該園親點一女伶演戲賞賚有加當時該園以一紅牌大書王統領點御菓園戲名懸於台柱王戎服踞樓廡偏牙走卒先後擁觀者爭望而羨之王亦掀鬚自鳴得意時有第四協統領王華國亦駐兵漢口不知者疑爲彼之風流豪舉也或詰之王華國大恚乃亟白黎氏謂軍人當愛惜名譽何物王安瀾敢肆敗乃爾且使李代桃僵有曾參殺人之嫌請按治之復登報以自白及王安瀾

見黎氏黎亦不之罪也第戒之曰若以後當稍加蘊藉慎勿明日張膽貽人以口實也

鄧玉麟亦附於起義偉人之次先固鄂清軍第八鎮三十一大標兵士也稍識字然而不能自寫一書信在軍中時頗與孫武往還孫遁走後鄧亦告長假除軍籍至鎮江等處謀生活辛亥春自下游歸鄂攜一姘婦偕黨人予以資令設酒肆於鄂垣之黃土坡職務略如水泊之朱貴也起義後孫武爲軍務部長鄧隨孫爲參議旋委爲協統以舊張彪之公館居之先是鄧因粗人時與孫漸相齟齬其出爲協統亦受人之讐惡令其擁兵爲自衛計也及孫以張宅畀之恣其取擄鄧復感孫與交好矣是時姘婦猶與偕也及後爲師長補中將得勳位乞兒暴富竟棄其姘婦別納一女子爲貴夫人姘婦流落於漢上遇舊相識訴談今昔齷齪至泣下壬子夏予與居正至漢口孫武家時孫

鄧等已奉^哀龍命赴京孫家獨其妻子僮僕耳鄧婦亦來具述其狀嗚咽哭泣自傷妾命薄不敢望鄧之收納第冀其稍分唾餘以養活之耳孫之妻則大罵一班豎子無良若某若某昔何若今何若田舍翁多收一斗麥卽便易妻此豈猶有人心者直禽獸耳若自無用耳脫某有是者直以命相博矣蓋孫妻頗强悍孫甚畏之故孫當時往來京鄂間雖豪華不可一世然不敢公然明置副貳以不得其內廷之一諾也然當時有贛人曾辦糧臺之鄧屏藩者爲予言彼曾在漢市一洋貨肆中購一小物正議價未決忽來一少年女子狀殊妖冶驕貴^宋自其手將物奪去郭訝其無禮詰其爲誰胡唐突乃爾彼乃云子不識吾耶吾乃孫部長之姨太太是也郭忿甚爭先購其物以去當日孫未曾以有如^{下婢}夫人聞或者春色其暗藏歟鄧後納之婦爲一醫生之女博碩肥腯貌亦不過中人也

皖人孫發緒善辯給其先以佐貳聽鼓於鄂垣民軍起義孫密受清皖撫朱家寶令爲高等探員孫乃投効於民軍以獻地圖進由李作棟雷洪等引入軍府孫乃自承爲分發候補人員今已變心從民軍誓爲盡力日以甘言餌黎氏及孫武等化名爲武孫大得黎氏歡謂其才可大用呼以先生而不名然孫實潛通款於敵識者雖稍疑之然不得左證且尙有深信之者謂其眞乃心民軍也漢口之失也詹大悲奔往下游贛寧等處有函致在鄂同人言武孫確係朱家寶高等偵探亟殺勿疑人多不之聽也

初
皖省初次光復

奉迎朱家寶

公舉王天培爲都督有清標統劉國棟者欲爭爲副都督不得

乃陰聳軍民紳商等推翻王天培歡迎朱家寶返皖以巡撫兼稱都督宣佈獨立未幾皖人知爲所賣復逐朱家寶兼及劉國棟劉國棟知不能立於皖則來奔於鄂自稱安徽代表與孫發緒謀孫乃蠱媚黎氏及湯化龍孫武

等以黎名通電安徽各團體令其請望江人陳樹屏爲都督陳樹屏者久仕鄂以巧宦得稱幹員起義前陳任巡警總辦富十八晚審訊黨人陳亦在督署爲承審官義軍起陳棄官遁走滬民軍曾招之來降陳不應蓋與民軍尙爲敵人也孫等發此電甚秘密外間無知者當時黎氏之聲望甚高一言出重於九鼎天下莫不應孫蓋利用之以爲操縱且詆之於股掌之上而黎等不悟也適有秘書某以事與黎氏不合面折黎氏憤欲辭職至黎處見之爭之不得出語同志謀所以尼之乃與馬伯援等訪自歸來鄂之投效學生等詢曉事及孫劉等之爲人與其往事得狀大駭往告孫武且責其何冒昧乃爾孫武則言此事已商吾吾已應允矣某等知孫發緒有異志而孫武等不學無術第好訛已者易受欺乃同至黎處要求黎速發電取消前電言前電乃孫劉等所蒙蔽陳樹屏親審黨人彭劉楊三烈士卽死於彼等之手且因義

軍起而逃者使黨仇敵爲主人何以對死者於地下云云並致電皖人各團體及民黨同志請其速舉都督以定變而孫毓鈞遂爲都督矣蓋當時漢口既失漢陽軍事危急下游僅江西一省完全光復然兵力單弱使安徽獨立不堅定一旦武昌軍事有變彼扼下游而反滅大勢不將瓦解乎當時諸人猶未敢以此意言之黎氏第言他人事吾鄂不能越俎而代之且一省大局關係至重斷非此間一二人所能裁決者黎心雖不善然亦不能不從也電發而劉國棟遁矣厥後劉國棟在大通果爲黎宗嶽之參謀長矣而孫發緒受黎之寵信如故也未幾各省代表集漢口議組織臨時政府事孫乘此機請黎委彼爲代表與焉於時孫與所與晤者云此間都督府日來殺氣氛甚重吾嘗佩手槍以自衛黎亦暗遣人保護之孫渡漢與各省代表聚與開大議復

思乘間以售其奸行踪極詭密時入敵軍中自言將有所圖往往留敵信宿不返且時刺取各省代表意旨及調探各代表之言談行動往往伏門壁竊聽他人密語代表中乃始有疑之者矣會清鄂藩聯甲致一私書由俄領事館帶交與清禁烟大臣柯逢時（時柯爲十字會長）函中附私書與孫係作覆者書中詢問民軍方面近情各種頗多隱語不可解者俄領繙譯覺其函有異投入民軍入於馬伯援丁仁傑等手遂發其覆是時兩軍已停戰各代表羣處漢租界在英租界順昌洋行開會議推譚人鳳爲代表領袖鄂代表則爲胡瑛王正延時象晉及孫孫內知有虧有邀渡江入武昌者輒託故辭某乃與丁等謀假稱都督意請各代表至武昌會議重要事件復與譚人鳳氏商將彼有異心者如孫於渡江時舉而投之江流譚初首肯旋不可謂彼亦在代表列恐各代表中他人不知其隱見而寒心將自危也胡瑛氏亦云孫某

確有異狀不除恐終有害然暫可勿傷其生命第幽之耳某與丁等謀既定則與代理戰時總司令蔣翊武約俟孫至由彼取而置之軍法而詹大悲時亦與蔣言令彼誅孫蔣均許諾乃由丁仁傑自武昌往漢說孫言彼爲代表中要人須領諸代表至武昌會議義無可辭孫躊躇再四不決及知終不可辭乃允然猶恐其在漢租界乘間逸去則私囑代表中馬君武與偕行以監視之既渡武昌羣集各部總稽查處乃以電話通知黎氏謂各省代表羣渡武昌就都督府商防禦事宜及各要務時黎在城外王家祠堂距城可二十里底死不肯入城至是乃亦不得不與諸代表相見到會後亦無甚殊議某乃急以電話告戰時總司令部囑其速派人來取孫蔣翊武者糊塗豎子也竟不應云此細事也可隨便作罷而丁仁傑復以處置孫事宣佈於各部總稽查處有向孫詰問者孫則云吾旣以身許民軍矣安敢萌貳心者與敵所

通之函乃吾之用間出奇也辭甚甘復飾爲愚悃其淺闇者率信之且有爲之解說者言可保彼實無他第有一二人嚇之曰若須慎之敢爾者善保若狗頭孫唯唯遵命先是丁仁傑馬伯援曾以事孫與孫武言孫武卽左袒之謂彼實可信而譽馬等爲多事蓋與孫臭味相投者除孫武外皆臨時附從民軍中人也某等欲手刃之以左證在馬伯援處馬固預謀且有成約者至是竟不至後詰之則云己之行裝甚豐置於招待所中爲亂兵擒去致予然一身悽惶無主彼時正覓投止所耳某誚之曰此何時而能計及此耶某等以獅子搏兔之力誘之來欲正其罪者竟聽其安然以去矣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於國墮軍實而長寇仇亡無日矣一班豎子果不足與謀也復往告蔣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奈何優柔不決至此蔣云爲彼一人何驚師動衆如是且彼讐中鼈耳何能爲後各代表至滬組織臨時政府孫亦往

與焉孫至寧欲謀一重要位置以人多知其奸不得而晚人尤痛嫉之謂前
此熊承基之役孫時爲督練公所科員熊之敗孫與余大鴻實死之蓋彼實
熱中富貴而才足以濟其奸小人之雄也且彼在清時曾以佐貳至京冒知
縣赴考事發被黜其人格蓋可知矣孫所圖既不遂則在滬以鄂代表大登
廣告爲招謠計知唯有鄂人皆愚暗無能而驕恣特甚可與也遂仍以孫武
等爲奇貨居之而說孫武張振武及由鄂逃滬之鄂人其他來寧滬謀事之
鄂人等謂南京政府有排鄂之舉鄂人功高多材當另成一派以抵制之鄂
人大悅遂發起組織民社民社之成立實以孫爲主動也未幾孫由滬歸返
鄂力述南京政府之非於黎氏前孫武等齊和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是時
軍府各部率皆武人用事多起自護兵馬弁所謂丘八先生者是也或則素
爲武漢間之流氓無賴江湖乞食乘時應運廁溷於屠狗爛羊之列者皆并

底盲蛙毫不知天下大事爲何若軍國大計爲何事革命之歷史若何革命之宗旨何在人人自以爲天之驕子聞孫等所倡爭相信之卽粗有知識者亦爲所動而黎氏更無論矣一日晚在都督府特開會議孫在場極言黎氏德高望重雖華盛頓復生無以過之直空前絕後之一大偉人鄂中將士皆起義首功而南京政府均漠置之獨高踞其上竊號中央政府爲種種不道排斥異己嫉視外人而對武昌感情尤惡復與孫武作危言云黃興曾遣人至滬刺殺孫武並以武昌內政不良將練一軍來平武昌以力聳鄂中將士之聽聞並卽宣言將不承認南京政府由孫擬一電文通告南京及各省引聞人章炳麟氏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言以訓飭南京言彼若不悛則將欲與宣戰者時會場中除孫武等別有用意外其餘皆武夫不學無術唯知驕蹇自恣且尙多有因漢陽之失逃至滬鬻有所求不遂者聞孫等所主張皆

大歡喜稱快全場裂臂拍案一致贊成電文已表決矣獨楊時傑起而反對
楊貌不驚人復不善詞令且頗聰於一班屠伯之威稜氣餒口呐所言人多
不聽衆口嘵嘵無一贊成者某適後至詢知狀則力駁孫等謂今和議尙未
決前途難保不仍無戰事大敵當前而自啓紛爭甚不可也且聞袁世凱將
有在京津另組織政府之舉不承認民軍之南方政府彼之所忌者獨南京
與武昌兩處耳上軍伐謀其次伐交創此議者何人是明明爲伐交之術其
頭可斬也君等於戰事時往往將愚夫愚婦無識者認爲漢奸而殺之流血
日不絕今有大漢奸入踞吾等之心腹而反信任自墮其術中奈何不失敗
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創此議者心肝如見矣孫武則云南京政府如此敗
壞吾寧承認袁世凱而不承認南京某曰袁賊今猶爲敵人也君欲降敵軍
乎彼前所云以十一月六日在北京率師反正直破賊巢者究何如而和議停

戰期內彼何以力攻秦晉之軍而認彼爲土匪乎然姑舍是南京政府乃吾儕諸先烈以血購之者南京政府之成立乃先由鄂省之軍政府及各省反正之軍政府而後合產一南京臨時政府今若不承認南京是已先不承認各省之軍政府矣欲取消南京政府非先取消各省之軍政府不可非從根本上最先取消鄂省之軍政府不可取消鄂省之軍政府當立即解散君之軍務部而立卽自取消君今日軍務部長之職任而自都督以及各人員自軍政府以逮各部皆當立即取消而解散之而後拱手以待命於北廷君能乎否且南京政府決非吾鄂一省所能不承認者何爲自開釁端予敵軍以隙乎吾非有所私愛於南京政府也吾自來至今未嘗越武漢雷池一步與南京毫無一息之通而君等或爲代表或避危急固皆奔走滬寧間曾與於組織南京政府之事者也今呱呱者甫一墮地奈何卽欲自天折之乎孫武

無詞以應第面赤耳熱抗言此電已表決有必發者事經全體多數通過非君一人所能反議者爭持甚久不決由他人起而調停暫置勿論於時孫發緒復持一浙人朱瑞私致黎氏手書一言彼將不受南京陸軍部之節制而願聽命於黎氏將率浙江省以歸云云時朱瑞蓋曾爲黃興撤差者以是恨之又浙江省民黨中同盟會與光復黨自分派重以陶成_孫被暗殺於滬傳言係某某所爲兩派益如水火而朱亦反對同盟會者也孫復言閩省彼亦可往運動令叛南京來歸鄂黎等則大喜過望以爲孫發緒果真爲鄂人謀且忠也嘗_某與孫武爭辯時孫發緒先固在座聞_某言倉皇起遁小人之肺肝蓋已如見矣罷會後_某復與數人往都督室中與孫武私商此電斷不可發而孫武則力持之云彼所主張他人不當反對而黎氏亦從其意爲之左袒_某等云君等欲發此電請各簽名不可以鄂省全體名義蓋吾等均不贊成此

舉者君不能有權以代表吾等也彼則言都督既贊成矣以都督名義即可
以代表全省何須他人爲率以都督名義通電陰陽消長之機伏此矣南京
政府得電大詫以黎氏故不能不隱忍含受其時復有鄂人由孫等所舉之
參議員張伯烈時^力攻^力劉成禹等因借款事在南京參議院大譁出院奔滬
於是臨時政府地點之遷讓北伐軍之不能出無不受武昌方面之影響者
而和議遂將就以成矣當時吾輩亦不知孫武等有私怨於南京政府如此
其深覺南京政府亦實有不合者第和戰尙未解決不宜自爲鷄蚌之爭授
漁人以利耳越數日而北軍果^{段祺瑞等}有電來命武昌舉代表北上並命武昌提出
鄂人有國務卿資格者開^名單^{上至以待後命}於是孫發緒孫武等以數人在
都督府指派孫發緒爲代表提孫武樊增詳等爲國務卿故例有大事必須
開會議此次僅由孫武率其私人數名在都督府私決之且祕不發表外間

無知者孫發緒已定於次日北行覆命矣先一夕某偶得聞之乃奔赴各行
政機關以電話通知都督府參議廳言此等大事各機關重要人胡不聞知
僅由彼等一二人擅決外間人均不平須重開會議經衆公決孫等所指之
代表須暫留勿行否則恐有變於是乃由都督府參議廳立發傳單於翌日
午召集會議翌日某乃徧走約同人先開一會宣佈孫之罪狀並同時有與
孫狼狽爲奸之余大鴻亦居都督府日疊黎氏爲惡羣議非殲除之不可而
新任協統之黃申蘄至言將以武力從事於是有人爲第二鎮之參謀蔡大輔
出而私向某告奮勇願狙擊孫發緒從某假手槍戒勿洩某當時亦首肯蓋
以孫無論如何奸惡而黎氏正爲所惑寵之殊甚且有孫武等力庇縱宣佈
其罪狀黎氏必不忍誅之反以種毒（貨）若一面撲殺之一面公暴其罪黎氏等
雖欲殺^及之亦無及矣乃以手鎗予某而竊慮蔡文弱不甚嫻此術恐敗乃

公事然蔡固亦曾爲軍人者則反覆叮嚀告以鎗之用法且欲酌以酒蔡力任辭無須某乃壯其膽曰若第乘其不備急擊之毋失脫有危險吾力任之蔡亦慷慨自承諾及開會都督及羣人咸集孫居其私室匿不出蔡時來會場往來蹀躞傍徨無措私向某詢曰若匿不出奈何某乃促之曰此絕好之機也若在會場反亂秩序事已至此千鈞一髮稍縱卽逝矣有頃蔡懷槍入彼室某亦歸議席凝神靜待以爲祗得砰然一聲者則事諧矣對於所提議諸事件亦無心及之顧久不聞槍聲私心忐忑不自安乃未幾而蔡與孫相搏而出知事敗矣原蔡入室時孫正假寐於寢榻蔡近其旁良久孫猶不之覺蔡發槍不響則心惶急拔槍珠出換貫一珠再發復不響而孫發緒側身覺起矣蓋槍爲新式托上有雙機非前後同時緊握則不能衝彈而出蔡素未練習某當時授鎗於彼亦因倉卒間無地無暇可詳告之故有此失也

乃竊嘆誠如古人所謂所與遊者皆武陽事安得濟悔不自斃之耳孫旣驚覺則起而趨蔡曉奪蔡槍欲反擊蔡幾不敵乃相持而出至廳中孫則大呼都督府內有奸細謀刺吾不中今旣捉擒矣請付法於是會議廳前之護衛隊羣蜂湧而上將執蔡黎亦將加罪於蔡同座諸人皆大驚失色某氣結不得發言乃急促丁仁傑李基鴻宣佈顚末備發孫罪兼及余大鴻僉謂卽當誅之而第二師長張廷輔尤持之力黎氏仍欲護惜顧事實昭彰證據確鑿亦無辭可脫第抵死不肯下令付法而在座中人有恐過拂黎意者如李作棟等乃自轉語以孫付軍法局永遠監禁遂下令械孫往禁軍法局而余大鴻已自戶後逸矣復下令捕之是時孫罪旣定則向衆作哀泣黎亦面有淚容泣蔡亦泣某乃當衆安慰蔡言今日之事君誠熱心無比爲同人所最欽佩

者不但不能以私擊罪君且當敬勞君也蔡始破涕爲笑於是乃議舉代表等事以^{鄂中}現時無有能備國務卿之資格者暫不提出而改舉代表某等赴京並舉代表赴審政府越日而孫武率其私黨三數人至都督府嚴索擊孫發緒者將得之而甘心勢洶洶甚言孫發緒爲彼所舉之代表竟有人敢在都督府抗擊之罪當無赦並云蔡大輔爲一忠厚之人是必有主之者非究治不可某適遇之則起而力承言蔡爲予所主使者欲殺蔡則請殺予且主之者非予一人如前所述在漢口之譚人鳳胡瑛馬君武詹大悲馬伯援等及昨日之會議人等皆主持之人非并治不可遂厯數孫發緒之罪彼則力言孫發緒無罪因其人才大故胡瑛詹大悲等忌之某曰孫之有才與否姑不論此次海內人士之來鄂凡有才學優長者吾輩均歡迎之不暇唯一班流氓無賴武夫屠伯動輒以起義二字驕人不能容物致凡稍有學問氣骨者均

一來此卽相率望望然引去孫發緒若眞才者恐早已他適矣且吾輩與孫
往日均不相識何所仇怨於彼而必欲死之第爲大局計耳彼乃云孫非鄂
人今若罪之恐他省人謂吾鄂人排外某曰若謂吾鄂排外則何以不排他
人而獨排孫且孫皖人也何以皖民黨均痛懲欲殺之可知公道自在人心
唯君等乃別有用意耳當時孫武等蓋卽提倡地方主義者孫聞言面赤則
曰予與君爲多年舊同志感情素摯今君不可代人受過致令吾等傷感情
某曰誰與君爲同志者君若猶知同志則胡以引狼入室日以自殘同類爲
事蓋今之來諧附君者大率皆卑鄙奸滑小人及市井勢利流氓耳故趨奉
君爲偉人吮疽舐癰爭先恐後而君則利之以爲植黨營私計若舊日同志
則皆與君爲抗顏行或且嘗面折君故君不能容唧之刺骨且君之歷史唯
同志諭知之故君尤深引以爲忌非設法悉除之不可君曷嘗知有同志者

更厲聲曰日昨之事明明爲某所主使者且手鎗固吾物也君欲殺蔡則請殺某以謝孫否則請誅孫以謝天下蓋孫發緒爲無罪則蔡大輔鑿之爲有罪蔡之罪卽某罪若蔡大輔無罪則孫罪當誅相持甚久不決於是有鄭江瀕者出而調停暫由孫武等作保釋孫發緒出由某等監察數日若仍有不合仍聽捕而置之法且孫發緒出後旋卽當驅逐去鄂不復留此於是孫武首簽名保孫出時在座者尙有素贊成誅孫發緒之人至此均隱忍不發聽其虎兕出於柙矣越日某與孫武遇於他處孫武向某聲謝云前日之事吾本無成心不過大廷廣衆之中吾素性不能下人故與君相持孫發緒之居心巨測罪狀昭據吾非不知之特欲利用之耳且亦恐外人謂吾人排外也云云未幾而有內務部之風潮遂釀羣英會之變孫出後卽往入杜錫鈞之行軍幕中旋復出沒武漢與孫武等組織漢口民社爲暗幕中要人焉蓋民

黨中人毫不知權術爲何物而孫發緒獨優爲之且敢爲大言而善有以甘言餂人故人多感之又民黨中之年少氣盛者往往遇事操持過急有鹵莽滅裂之嫌常人狃於目前苟安之見而舊官僚善於因循敷衍故民黨常中人往往爲世所詬病而官僚反受歡迎黎氏在武昌時民黨中人遇事常翹持之居恒悄悄不樂而孫發緒等獨以柔術進此其所以能操縱把玩之也孫發緒特一幕賓人物稍稍薰染於官僚之餘氣耳而其效用卽若是官僚眞有專門之長技哉然其後孫與孫武亦漫不相能蓋彼前之所以諳孫武者爲勢力耳心實鄙薄之及後能自露圭角則唾棄之矣且漸間孫武等於黎氏前而互間孫武張振武等張振武在漢口民社中曾面斥之謂若爲吾等所卵育者今乃盜憎主人若其善自留意乃公若反眼者若無幸矣孫亦面受不爲忤不日而張振武赴京受槍斃矣孫時爲漢口電報局總理鄂

株行

省之政權幾暗爲所操縱小之一省政海之波瀾大之間及于天下之大勢竇漢之分裂半伏於彼而黎氏在鄂時始終寵信之不少衰外人只知有四六電報之饒漢祥卑污奸險能誤黎氏而不知孫之伎倆尙在饒上特居位卑出頭甚少耳漢陽失陷時某日傍晚予與後爲宋教仁之隨員劉白以事由武昌渡江至武勝門外虧呢廠遇一人官服形狀倉皇攜內眷輜重健僕數人擁夾之呼船政局當事者爲之派遣官渡公喝之聲震耳一狀類教士之西人亦爲之指揮差遣搬運行李箱篋纍纍重不勝舉少艾數人均時裝艷服有貴家態時有漢口赤十字會會員及難民亦欲附舟以濟顧此官服者率僕役立於船首大聲相呵曰此吾辦公之官船不許搭載他人違者罪無赦予詰其爲誰彼以手自指其鼻答云王國棟予先一日在都督府見公文函牘中固有標學生王國棟之名而向爲黎氏私人之干求者固誌之至

是乃進詣之曰王國棟爲誰彼乃曰吾乃絲繭四局總辦王國棟是也其僕役則羣呼曰此爲吾等之王大人予曰子何往者則曰吾刻奉檄渡江辦外交事甚緊急也予曰辦外交事耶外交部固有人在是不聞其他彼略支吾予等亦未深加追詣遂與渡者羣附舟而上其他人之搭船者皆鼠伏艤隅噤不發聲恐一擗大人之怒將投之於江流葬於魚腹也抵漢埠登岸時予私語劉白曰是必有異子盍值之劉亦謂然以均有事而罷越日而絲繭四局總理王國棟以拐款潛逃聞矣當時之西人係以重金顧之爲護符者也王國棟之走也鄂軍部曾緝拿之王在鄂時固已有寵妾數人蓋自起義後臨時納之者其一即漢口鉅商韋繁峯家產也走滬後復倩人爲說一女子與結婚云已尙未有正室充下陳者雖多皆臨時者非正式者今若得某女子則認爲正式其他一切臨時者均當取消及此女士入手後而其他臨時

者亦卒未取消也當時鄂人之奔逃至滬者慮無不_(一)自稱爲起義元勳以騙取女子者或以多金購倡優而冒稱爲女學生公然稱筵慶祝行文明結婚禮者張振武王國棟其代表也

漢陽之失陷也革命軍大將黃興走黎卽思尾之作逃計某夜分親至秘書室與某數人私議云龜山之砲時向都督府射擊巨彈時落於府前若炸裂者吾屬皆齋粉矣都督決不可居火線之內按戰鬪規則高級司令官不能前上火線何況都督今漢口漢陽失武昌恐難保守亦無益不如早圖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今當下遷於葛店及武昌縣等處都督府則駐葛店軍務部參謀部軍令部皆附焉其他理財外交內務司法等部各機關則遷駐於武昌縣如葛店武昌地方小不敷駐紮則可分居於新降之海軍兵艦中如葛店武昌再不能守則下退九江九江不能守則下退安慶安慶再不能守

則節節下退而鎮江而上海或收合餘燼以會攻南京萬一敵軍節節進逼
守無尺寸可守退無一步可退而南京又不能攻下則入於軍艦以逃駛海
外尙不失爲國事犯可得外國之保護也可暗谷部速爲部署尅期潛徙外
間無令人知其商民則聽其出城逃難空城以待敵云云當時某甚不謂然
謂此舉大不可武昌未爲敵所陷而自棄之恐搖動天下大局我能往寇亦
能往如因都督府在敵軍火線內爲敵砲目標所在可遷於山後或他處則
敵彈不能及長江天險敵軍尙不能飛而渡也第堅持勿動俟各省援軍至
漢口漢陽猶可恢復今敵軍已罷矣一戰而勝則北伐幽燕長驅直入勢如
破竹耳勝敗兵家常事何懼爲顧黎意已決且言已得孫武之同意不可強
於是某急密告同志數人言都督將棄城而遁則有主誓以死力守者相與
進見黎氏力阻之黎初不可守繼乃諱言無之黎旣被誑不得卽行然猶陰

準備作走計會有朱芾煌自北京來攜汪兆銘致民黨同人之手書言袁氏將率北軍反正已訂以十月六日在京舉事已飭前敵諸將停戰矣卽請南中舉袁爲臨時大總統作苟息戰事計以免兵連禍結黎乃稍持鎮定不復作遁計而是時鄂中將士乘新挫之際往往望風膽落聞敵輒潰其眞能誓死以守者亦僅有數耳得此信則大喜過望如鄧玉麟等至聲言祇要袁氏反正何論臨時大總統卽帝袁氏亦無不可於是由于都督府以長條出示遍布街市言北軍有專使朱芾煌來袁世凱已於某日在北京反正今已舉之爲臨時大總統冀以安定人心然軍民之恐慌如故也乃派馬伯援等送朱渡江入敵軍靜候北軍停戰倒戈攻後矣隨令武昌各要塞砲台勿先開砲向敵人射擊以啓釁端乃未一日而龜山之砲復猛向都督府射擊三發都督府火焉黎氏大創則倉皇出奔羣謂朱來實給我師所攜汪兆銘之書僞

也其實朱入敵軍中卽被馮國璋執之將斬以徇朱稱與袁氏子克定有閨閣
馮電詢袁氏得覆電令檻送至北朱亦僥倖而免虎口耳黎氏之出奔也換
便服乘肩輿下簾以蔽之不敢乘馬遷人見也親隨酈漢卿等數人從之亦
便服肩輿出小東門直奔大道行二十餘里至王家店守城者派人追及之
不得前追者迫之返黎堅不可有要之急者則幾欲泣下言爾等欲置都督
於死地乎脫逼告甚者吾唯自剄以報諸君耳遂駐行旌於王家祠堂而黎
氏及其左右人等強止於此心終不安猶欲下走每思乘間再遁其糧臺行
轅等則已下設於葛店武昌等處矣時城中無主居民紛紛避難扶老攜幼
者相望於道哭聲震地慘狀不可覩市上但聞喧言都督出城去矣或則高
呼都督跑了皆不知其所之或言出東門或言出草湖門或言在洪山或言
在氈呢廠或言已渡江匿於漢口租界紛紛傳說全城鼎沸商民連日閉肆

至是市上竟不能購食物逃難之民有父覓其子兄呼其弟妻挽其夫者衣履有不完手挽籃筭背垂包裹顛沛以奔者有婦人襁負懷抱蹣跚以竄者途爲之滿各巷口城門擁塞不堪甚或有棄小兒於道旁者人力車間有一二則價倍蓰渡江小舟亦寥寥無幾而價尤高漲有一人索至數千錢者其殘散之軍隊往往自三五人至數十百人爲羣大率鎗械不完服裝不整狀如乞丐覓其長官及駐所互相驚問敵人安在戰事如何或有譁言敵已渡江者則亦不然去向四散狂奔有拋棄其武裝搶民人之衣物以逃者有成羣明日張膽向諸巨室公所行搶劫者各部屬機關人員差役亦逃走一空有毀裂徽章改裝作難民腰纏以行者有戎服佩劍乘馬驕馳云追都督出城去者有聲稱往漢口辦外交事件去者守城者亦無從禁止究詰其四方來謀事之人或住逆旅中正上書侈談兵事願決死效勞或甫下車未經息

肩皆莫不頓足搥胸悔投陷弃棄其行李抱頭鼠竄者或閉於城中至城門被阻不得出則號泣哀求放生者而尙有流氓盜賊乘亂中殺人越貨者都督府廳閣秘書兼編制部長湯化龍則已於都督未走之前一二日化龍飛去家人密友亦不知其踪跡恐其迷失暗中尋覓理財部長胡瑞霖則託名往滬募公債充軍餉挾多金以行其他所號爲馭名人物者尙指不勝屈軍務部長孫武欲走爲張振武及他人等所禁嚇不得行則託其家眷及舊好於馬伯援轉寄頓於漢口赤十字會羅以奔滬旋兩軍亦停戰其未走脫者遂止焉然亦多有訛故他往挾重賞以去者源源不絕蓋恐再開戰武昌終不保也外交部一護兵被流彈擊死外交部大震則遷往洪山寶通寺依戰時總司令部以保其部長胡瑛王正廷等則在漢口尙不之知未幾亦訛故均去鄂富時總監察處劉公及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均聲言願負守城責各部總督

查處之稽查員後自稱爲起義人之謝石欽梅寶璣等是時均私附於張則宣言都督欲去任其去耳吾輩亦無須之今有張春山（即張振武）在可倚也而先一日孫武之私人鄧玉麟等聞黎元有走意亦有是主張謂黎若欲走亦聽之不患無都督意則在孫六月平齊賴文斗方元蔣翊武則於是時有文學社調查社員開會之傳單廣告而劉公是時則以總監察名義通知各軍隊及各機關令受其節制聽其調遣且出佈告文云都督雖則出府業經照會本監軍務部亦行知各軍隊機關令服其命令戰時總司令部亦下令於各處令聽指揮劉孫張等均欲於是時作假都督者顧蔣此時則尙無此野心也時蔣代理黃興前所任之總司令駐洪山先是代理司令者本任萬廷獻以蔣爲監軍官萬受任未一日卽走蔣遂再代之蔣乃一糊塗豎子庸碌無美能軍旅之事茫如也部中亦糟雜殊甚有前在都督府之電話生亦爲參謀官而吳兆

麟爲參謀長適第五協協統熊秉坤請軍務部撤其標統楊傳連之差楊者
前在漢口戰時私卸武裝欲逃爲其部兵所執欲斃之楊向其兵士在市上
叩頭以求免者楊故蔣之私人也蔣則大憤函知軍務部及熊處宣言欲撤
熊協統^(之)差以報之時鄂軍號爲八協各獨立直隸於都督府受軍務部之
編制及戰時司令部之調遣於時孫武率其部假此事閑會於城中各部總
稽查處由第七協協統鄧玉麟起而宣言今軍事緊急而蔣代理司令多亂
命如刻下各軍皆佈列江岸在戰鬥線內而蔣乃於是時欲撤一協統殊屬
悖謬已極將來軍事必敗於一人之手值此危急存亡之時任此糊塗豎子
安可者羣議非卽易之不可其時蔣_{（因）}不樂爲司令然若迫易之則爭端立
起內訌之禍必不免矣時城內陷於無政府狀態紛亂不可究詰往往自立
名號自招軍隊諸號稱學生軍義勇隊^(學)敢死隊^(軍)特別敢死隊^(義勇隊)
奮勇軍特別奮勇軍者諸名目

至數十之多或自稱爲統領或自稱爲代表所缺者獨一女子北伐隊耳而其後或因以澎漲或旋即取消歸併他人在當時均氣吞江漢或藉爲竊權之端或擬爲招搖之具如王安瀾其劣者則毋行同賊匪矣卽以襄陽人資格於是時招奮勇軍自爲團長附於總監察處襄人劉公軍餉卽由劉給與後遂變爲師長者也沔人蔡漢卿則以外部稽查科自僭爲全屬稽總查矣凡殘留之各機關或自行澎漲碩大無朋或則一息奄奄欲死亦視勢力之如何耳於是某與楊玉如商乘此次會議提議請譚人鳳入城主守事時譚爲湘代表亦聲言願爲鄂任守城責顧力避攬奪都督之嫌乃自請仍受黎委任爲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諸部各軍均受其節制議出羣無異言乃招蔣到會告以舉譚氏任守城事蔣亦首肯願以所部奉之顧諸部皆願聽命於譚而孫武疾食言獨不肯下理財部長李作棟至與力爭孫終不肯蔣以所部歸譚於是譚名爲全權

大使實則僅代蔣爲空而無物之司令使署設武昌城內舊清鹽道署是時
蓋改爲代表招待所者譚每日自城內出往洪山視事廉將軍雖老尙善飯
譚日冒風雨霜雪能甘勞苦可謂難矣顧譚故不知兵復以性情褊急遇事
好苛察細故綜核太過省惜小欵兼之老氣橫秋不能容物往往面斥人過
辭色俱厲人不能堪視事未數日大不愜於人意部中人咸有後言亦不聽
其命而黎前之底死不肯入城者至是乃不俟他人要請而自返矣說者謂
其左右私人恐其自失都督之席也黎入城後鄂中人復公舉譚爲代表促
其赴寧滬與組織政府事實則爲去其職務譚亦知鄂人之排斥之然不能
戀棧矣未幾而孫武亦以與張振武樹黨爭權積不相能力辭軍務部長之
職原張已先日去鄂孫頃殺其衛隊長火亮雲云火有異志火者張所委任
以爲腹心者也孫以其爲張之爪牙故剪去之然常惴惴不自安恐張之黨羽

必報之終有不利也蓋張前在部時遇事多與孫齟齬往往於編制軍隊一
缺而委二官長各不相商知衝突時有所聞而張之暴戾恣睢孫尤不能堪
至是乃亟亟思去鄂赴寧有所圖私致函與李作棟楊玉如等請速於同人
中舉人以承其職不則不俟交代而竊負以逃矣由是同人在理財部會商
擬以^某子與蔡濟民繼之^某力辭遂以蔡濟民代理軍務部長

蔣翊武代理戰時總司令以軍書旁午甚不能堪及卸其責於譚人鳳氏遂
微服渡江入漢租界爲行樂計時停戰期內詹大悲率其婦亦居漢租界
云謀運動北軍爲再復漢口計說蔣爲駐漢招撫使詹爲謀士焉先是漢陽
失時有軍務部孫武所委任之漢陽府知事陝人廖定三時頗私擁有貲亦
居漢任招撫事顧將漢陽赤十字會中女看護數人攜與俱長者年二十許
幼者才十餘齡耳皆漢陽城內之小家碧玉也廖初悅其長者欲納之已有

成言矣顧爲一隨員蘇人任某竊揭奔至滻其數小者尙依之適蔣過廖處見之諸女訴言廖監留伊等恐心懷叵測求諸大君子憐而救之蔣則私與人云廖此舉野心勃勃恐將不利於孺子也此等難民流離失所狀若無告安可乘其危而圖之吾輩當存哀矜惻隱之心爲俠義慈善之舉於是言於廖將此數女子另安置他室衣食之資已獨任之且願任將護之責廖時極圖承蔣意且欲分肥邈慨然許之於是此女中之一少艾者未幾遂秘密作蔣之新夫人而稱蔣太太矣（事詳雙姊妹花小說中）其與廖隨員私奔至滻者後復被棄隨劉一等返鄂組織社會黨爲社會黨主任由劉一介紹於爲某部部長之一少年以口給大爲此少年所賞識遂終歸之亦爲一時之新貴婦人焉

蔣在漢初爲尋芳之舉曠一土妓陳老三將以千金納之未果復託詹大悲

號婦爲之覓偶云必得一絕世佳人作匹事成將重謝之於是詹婦云伊姊
妹行中有名某者蘇人美而艷曾游學外洋正青年無匹現已在滬彼往說
之事無不就者蔣心動已有成言矣然詹婦初謂須數百金置禮物親攜往
滬作蘇張蔣亦諾之尋故遲遲其行蔣迫不及待以詹婦之名由鄂電局發
官電至滬某女士處託詞在漢辦女學請其速來相助電去不報蔣竊納漢
陽女子後遂作罷論矣

劉公原名劉湘留學東瀛時籍同盟會後以富家子資格被舉爲同盟會產
出之共進會鄂部總理即鄂省革命軍之大都督也共進會者川人所發生
以龍頭之資格組織結合而辦下等社會會黨事者爲同盟會之外藩劉固
襄陽人襄陽亦多會黨然劉實未作龍頭在會黨中亦無甚勢力自云可運
動統率之使爲己用耳鄂人之與共進會事者則有居正鄭江灝等孫武後

入故資格尙淺共進會亦載孫文氏爲全部總理兼祧同盟會焉（事詳共進會始末記）劉歸國年餘閒寂無所事辛亥夏與其弟自其家攜帶千金來武昌將入都捐一候補道職同人要之獻於黨中劉堅不可先烈士彭楚藩時爲憲兵任黨事最力以術迫取之劉於時亦辭總理職蓋亦自知其才不堪爲首領也厥後義軍之能舉事者亦此數千金之力也

劉家固殷富然其性質實一守財虜耳其氣象則一員外公子也在里時黨人經營武漢事數函招之不出亦不報及來鄂沔陽人李作棟楊玉如楊時傑等始乃以美人計軟困之先是李楊有舊識土妓同鄉人也頗有姿而工酬應性亦聰慧動人以淫案自原籍避至鄂藉故業爲生活資格略如漚上之雉也諸沔人留鄂爲學生者無一不出其門下時在淪落中聲價特低一擊及留髡之資不過數百至千餘文耳或有例須酬應不取資者諸學生共資

助之使入某校讀書漸識字能作白話尺牘矣羣呼之爲汚陽監學李楊等亦出其門下焉時此監學甚傾心於李欲委以終身李亦頗曠之而恐其供給之難也遂未定約至是乃轉薦於劉某女亦悅劉之多金願訂交焉李楊等復勸劉納之爲這劉亦惑之遂漸爲專有品矣劉之出金於黨中也某女與有力焉起義前一日黨人機關敗露之時某女亦被捕下漢口獄後遂終隨劉爲夫人（事詳革命之花小說中）某女頗有才具劉不之及也某女本名李淑卿在總監察處爲監印員官名劉一時總監察處張於門首之職員表中首列總監察長一員劉公字仲文其次則監印一員劉一字淑卿再次則秘書一員鄭江灝字南溪也

劉之出金也雅非其願居常映袂事破時纏綺四出劉則大恚悻悻然曰我本不願爲此諸人迫我爲之牽率老夫以至如此脫有不幸而逮及我我則

有和盤託出招認一切以圖苟免耳未幾其弟果被捕遍供多人致興大獄而緹綺四出値者遍地人人自危遂舉事矣後數年而有滬上劉鐵之案又係其弟參觀試驗不慎兆禍而劉鐵之名義又係其弟供出者當時劉兄弟均被捕於法捕房乃藉金錢及運動之力未將其真名發表故世人不之知耳

故鄂第二師師長張廷輔字清澄直隸人保定陸軍學生起義前爲鄂軍三十標排長爲人和易不伐耐勞苦熱心時事組織機關運動軍隊最爲有力者因其家爲黨人機關遂被抄畧張被捕其夫人亦被逮連坐焉時黨人受審亂除彭烈士等慷慨不屈外餘如劉公之弟劉同及著武昌兩日記之龔霞初等多畏刑自招攀及同黨獨張之夫人矢口不移堅不吐實諸間官不能得一字而黨中多人遂藉以保全矣後陽夏之戰張任協統衝鋒陷陣身

先士卒其夫人常自相隨出入於槍烟彈雨中無畏也漢陽之陷張殿軍其夫人從之鳧江水以渡入城以一弱女子而能不畏死若是良足佩矣張任師長恂恂若儒者尤勤學好士不矜功績常步行巡視無一騁從護弁時直人在鄂者公舉之爲直隸都督南京陸軍部亦將調之爲江北督師乃均未果而及於羣英會之變臥居私邸竟爲亂兵所戕同人惜之至有痛哭者張統軍時雖戎馬倥偬軍事旁午而常手不釋卷蓋有古儒將風以是士多歸之予暇時亦輒往過從傾談甚懽洽被難前數日張猶殷殷與予談佛理案頭置釋典一卷約予下榻於其幕欲乘暇時以共相研究予語之曰此非大將所宜且今日非其時並戒之云現風鶴頻驚互相傾軋君太坦易恐一旦或遭不測宜稍自戒備張則笑云吾與人無忤不爭絲毫權利安有是者曾未幾時而遽及於難悲夫

張慘死時其夫人亦受槍傷身後無一文餘蓄殯殮之費均由幕中人員臨時籌措張生時所得統兵薪餉悉散給同人自奉極儉約私邸中樸素如村居視當時諸大人公館有愧多矣性直率而不臧否人獨於孫發緒在都督府被人狙擊不中之時因黎氏庇護孫憤甚爭之急緒之力後孫語人云當日擊彼者蓋張所主使其實誤也孫武等恐張異已時欲去之而乞不得間乃以夏占奎爲其部族長夏常與擊肘不奉其命令指揮蓋別承意旨也當時鄂中軍政可想見一斑矣

是著罪人呼之爲桂花牛屎而梁則呼之爲梁老虎者也

季雨霖爲安襄鄖荆招討使呂丹書梁鍾漢及河陽人張難先等從之出兵時所部僅數十百人而儀編甚盛季據鞍顧盼自雄也所至之處兵不血刃各路率皆先已反正季至則開門歡迎備牛酒以犒師然季往往掠之以爲實已克復之也報功之電無虛日而俘虜之金錢財物已纍纍索不勝載矣有湘籍數人

自新疆業典商者歸過季處季要而殺之盡掠其所載蓋已不下十餘萬金後旅鄂湘會徵聞之曾開會欲稟訴大府以詰追之以左證不全寢其事觀其當日報告軍府之文電其戰績幾駕衛霍而上之也季領師返鄂後復爲師長極詔黎氏兼交歡蔣翊武在漢以千金購一妓名玉清者贈蔣爲妾以媚之而與張振武交惡往往互相狙於漢口妓寮中聞季有一次幾爲張所中伏於所宿妓之床底始獲免云

劉公之爲北伐左軍總司令也實以與孫武等不協孫等以計調之出並取銷其濫污之總監察處也劉故襄人實無野心亦無遠志祇以行軍須取道襄陽出南陽可乘堅策肥服上將戎服佩白孫將軍刀衣錦以豪鄉里也出兵時尙與孫武大鬭於都督府幾至用武兵至襄陽擊張國荃拔之先是襄陽本爲張國荃光復至是劉言張跋扈不臣將據襄以獨立也故聲其罪而討

之張敗走劉遂頓兵襄城先是黎恐劉擁兵在外不受遙制將有尾大之患故劉有所需餉械均不按爲接濟而軍務部孫武亦故斬撓之後聞劉擊張而破之乃喜稍與以軍需共和宣布劉猶久不取銷北伐旗幟黎終恐其在外倔強解其兵柄電促其還劉實一塚中枯骨雅無能爲也劉亦不虛此行其幕中部下人員多飽載而歸然亦有多出怨望聲者

河陽人

黎本唐即唐克明及石星川夏占奎等初次來鄂謀事適值漢陽之失均不脫冕而行奔至滻而止會孫武在寧有所圖不遂亦鬱鬱走滻孫至寧意在陸軍次長鄂人亦多爲宣言爭持者卒以其聲名素劣在黨人中屢失信用且不學無術而黃克強亦以軍事非已所長欲得一軍事學識較優者爲佐而孫非其人且在漢陽時孫多與掣肘雅不善之也孫自以爲鄂人起義功高恨此區區者而不予畀遂高興而來敗興而去孫至滻諸人之不得志於

南京者均以爲此奇貨可居也爭迎合之時張振武在鄂軍府攜巨款來滬聲言購軍械鄂人之逃遷至滬者羣往依張孫日馳逐於聲色宴會分耗至鉅萬金外人頗有訾議者益以孫發緒之操縱謂寧政府有排鄂之舉於是鄂人在滬者以挾有巨資遂組織民社及民聲日報而以黃侃爲民聲日報經理劉某爲編輯以痛詆南京政府及同盟會焉旋孫武亦攜黎石等歸鄂仍自爲軍務部長而畀黎石等以兵派張伯烈時功攻劉成禺爲參議員未幾而有羣英會之變

羣英會者故鄂二十一標標統曾廣大所主持向海潛等爲之組織者也曾廣大故統三十一標護衛端方入川者二十一標反正殺端方曾遁歸鄂投軍府列顧問尋三十一標全隊亦還鄂改名教導團兵士故積年老練之兵全團幾無一非在漢流者自以有殊勳驕恣特甚而曾廣大則仍以舊部陰

相勾引故羣英會實以教導團爲中堅而畢血會兵士等附之會之主旨在于
蓄謀誅孫武當時各界要人以孫武勢燄薰天多行不義故多密贊之蔡漢
卿趙均騰等均密與通聲氣且多爲會中職員時同盟會新立因有楊玉如
等竊弄遂有沔陽公所之稱蔡漢卿楊時傑李作棟均沔人而趙均騰黃申
薌等則皆與沔陽人密切者文學社之一部亦以與孫異派孫共進會人也
共進會與文學社嘗暗中齟齬不相入且時有衝突而文學社之一部則龔
蔣翊武爲魁以與孫抗者也故同盟會文學社中人亦暗與羣英會攜手其
他未居權要鬱鬱不得志及有私怨於人者亦欲乘機竊發爲一洩計而流
氓土匪之軍隊則莫不思乘風打劫故羣英會之組織乃在半明半密之中
成立無幾時而勢力擴張特甚事發以黃申薌爲臨時總司令以刪除民賊
改良政治爲名義云祇誅孫武一人不及其他然舉動素暴秩序大亂諸行

政機關遭破壞殆遍亂兵中盛行搶刦及報復私隙之舉至有剝人衣履於市衢者而總司令部之舊旅部亦爲亂兵搥毀一空雖總司令亦不能禁也各機關要人凡爲孫之私與者均先後遁往漢租界所欲得而甘心之孫武亦先聞風逃去乃以都督名義出賞格有人能捉得孫武者賞千五百金其改良政治之結果僅改部爲司紛擾數日不能就緒其幸而無恙者僅一財政司耳而惡名悉歸黃向貴向內不自安均先後遁去曾廣大代孫武爲軍部司長數日亦私遁而蔡漢卿則以是役擢得鄧玉麟之師長而代之矣其孫鄧之私人反因是役而暗發橫財者又指不勝屈皆退處於漢租界以鄭江灝爲嫖界嚮導而一時蘇揚來漢之妓妓均利市三倍營業之發達至爲歷來所未有焉時有所謂丘八先生往往強妓爲留髡之舉否則以武力從事妓亦苦之

黃興之至鄂也以九月初六日時下游均未反正黃興宋教仁馬伯援等雜於張竹君之赤十字會中乘船至漢某與黃侃遇之於舟中黃侃則歎呼向馬伯援言曰吾等同盟會中人此行均來乎黃等抵鄂鄂中如得天兵天將之下臨也由蔣翊武率兵士一隊至江干歡迎入軍府時漢口戰事新有不利黃至人心爲之一振於時黃連日渡江爲臨時總指揮然戰皆不利而居正等乃商以黃爲戰時總司令仿古人登臺拜將故事搭一臺於閱馬廠擇吉日由都督率諸將登台親授符印令箭於黃調全數軍士環列發砲奏樂三呼萬歲然後下臺都督與司令官環行一週兵士皆舉槍致敬都督司令官馬上答禮蓋欲藉此爲鎮定軍心激發士氣之舉不減古人校獵盛典也黃初宣言彼當爲南軍總司令以有此名義則湘鄂軍隊均可以調遣也漢口失黃則極言鄂軍不可用非得湘軍來者吾不出戰矣於是鄂中將士均

有忿怒意謂吾鄂人若皆無用者何以能起義爲天下倡黃何薄視鄂人乃爾然對於彼猶歡戴之湘軍援鄂師至鄂軍待以客禮有加顧湘軍侵驕恣守漢陽時嘗齋請出戰於是育九月二十七日之役然是日之戰湘軍則未敗而大奔視鄂軍譁潰尤甚往往互相高呼云前敵不可去敵軍機關槍如雨下矣(湘軍呼機關鎗爲車子砲)他軍多被搖動者戰鬥正酣時湘軍則紛紛退譁言腹餓歸取食長官手刃數人亦不能止脫再強禁之者則反舉鎗相向矣是役損失甚巨漢陽遂漸以不支漢陽失時黃渡武昌在都督府開軍事議會言此間已無能爲役彼當往下游謀大舉或乞師援鄂或爲伐趙救魏計當時外間多不知者後漸知之則傳言謂其逃走矣及後南京政府成立黃竟忘此約於是鄂人對之感情益淡重以孫武等之謠諑黎氏亦因舉大元帥副元帥之故心滋不懌於是鄂人均以黃爲詬病爭謗之矣

吳淑卿在鄂上書於軍府一時艷稱之報章傳播風靡天下當時總監察劉公之夫人李淑卿卽總監察處監印官劉一者至登報以求之漢陽失陷時兩淑卿相率奔滬均入女子北伐隊由隊中開赴南京居然吳宮之善戰才也內務部次長居正前在鄂與李淑卿同頗相狎至是見李戲謂曰吾子至上海打野雞乎子輩娘子軍中英雌甚多能否爲吾覓一偶者李應曰有之此易事耳遂以吳淑卿薦極言吳可人也居亦笑領之李歸言於吳吳大喜過望私製手工圍巾等物將以贈居爲訂盟之物越日吳攜物與李往內務部興高采烈將親相封俟佳婿面獻千金玦佩以爲珠聯璧合佳話卽在目前也入門以吳一人名刺進居正竊訝彼一人來胡爲者恐招物議乃拒不見刺數上反被斥吳則大恚憤悻而歸碎其製物不食而長臥者二日嘗喃喃自語曰何物居正寡情乃爾竟輕視我吳淑卿耶我吳淑卿豈患無婿者

李則勸慰之並謝過焉吳淑卿歸鄂辦一女子師範學校咆哮殊甚黎甚畏其鋒呼之爲母夜又然吳之辦女學也以黎之如夫人黎本危火爲監督自爲校長見他人則舌鋒殊利對於黎本危則諂之備至馴順有加說者謂其別有用心云

楊玉如昔賣文於漢口中西公論各報號古復子者是也辛亥春由楊時傑介紹入黨稍供奔走起義前楊妻忽以鳩死聞後楊嘗演述其事謂其妻實自鳩所以絕彼之顧慮而使之得盡力於革命事業者脫有不幸則可以慷慨就義也云云其事秘世莫得而知也然楊後卒納一時髦女子爲室在武昌居一闊大之公館堂上置綠呢肩輿有朱書勳五位之大紗燈使僮僕等呼以大人焉入在鄉置膏腴無算知者謂其新太太之貌實較前之田間糟糠婦洵美且都也絕續後又置一副貌尤佳與其先置者嘗爭妒不相能先

置者恚而雉經死隨再置 一名以補充之左抱右擁一美並自謂南面王樂不與易也

黃禎祥川人素行無賴不齒於鄉人流至鄂投軍爲馬弁以犯事被責革除出而流蕩江湖習下流行徑曾至蘄春黃侃家冒稱其戚之家奴被遣來省視存間者蓋黃父清時曾爲川建昌道與川人固有姻親者黃稔知之故因其道遠不甚通間特來作驅口腹禮物計也民軍事起黃附從招集流氓自成敢死隊而自爲隊長在漢口誤板鎗機炸臂而黃則詭云受敵傷遂以此稱戰功雄氣不可一世黃臂旣廢乃自稱斷臂將軍常往來滬漢間以欺騙人不知者咸信之寧政府成立黃走寧以狂肆犯軍令將付軍法總統府參軍黃大偉等爲營救以總統令赦之得釋黃乃親至總統府謁孫總統及黃等叩頭以謝恩未幾返鄂以舊馬弁資格爲都督府參議復往來京漢間以

手槍嚇唐紹儀氏自稱爲舊同盟會員同盟會不之認宣言無其人嚇唐後返鄂仍爲都督府參議時何海鳴在漢續辦大江報因轉登同盟會之公啓觸黃忿黃遂以黎氏命親率兵士封報館將捕何及凌大同而斃之以快意黃在都督府極博黎氏歡又常隨孫武等爲獵犬供嗾使遂以參議而兼船政局長適大竹檳家沈佩貞來鄂有所圖居黃處二人之關係事秘不傳沈之舊好熊載陽者亦流氓也故曾爲季雨霖之馬弁來船政局訪沈失望不遜沈與黃合縛熊而鞭之黃復與鄂舊吏某謀開闢南湖作公園將藉是爲招搖歛資計已糾千餘金矣共和紀念會時黃服上將軍服繫參謀帶蔡濟民等阻之黃則誇言此服帶爲大總統欽賜者蔡等將按軍律以懲之黃懼而遁至京仍服上級制服佩刀入妓寮迫妓女爲留髡舉執金吾不能禁也未幾復潛返鄂值教導團將退伍黃則私煽軍人開漢流秘會謂己巳運動

得大總統副總統允許加給教導團恩餉母庸退伍焉將使兵士譁變以傾覆軍務司爲報怨計事爲軍務司偵知捕而繫之獄將定其紊亂軍制吞沒公款煽惑軍心種種大罪而置之法爲黎氏及孫武等庇護執法者不敢行不日而少將之寵命下矣未幾而政府有電來鄂提解京矣說者謂黃之出京圖鄂實承有意旨也

共和宣佈後何海鳴旣無事則返漢續辦大江報以爲生以凌大同爲主筆而自爲經理報之宗旨云提倡社會主義然何等固非社會學者特取新樣耳凌尚能文何猶不逮報出無幾時以資不繼將輟乃倩舊友某介同盟會鄂支部補助而爲同盟會之機關報時同盟會與共和黨正不合孫武等日憲憲黎氏以剪除同盟會人大江報亦時揭孫之短及其隱私孫等屢飲中而傷不得間會何登同盟會斥黃禎祥之通告黃持手鎗往恫嚇何何復揭

其事於報端與宣戰約其來來來越日而黃果來矣先是海上有心社意趣書出大江報轉錄之黃據以告黎氏謂何倡無政府主義煽惑人心再謀破壞時鄂新有祝姜勝之獄軍府日夕戒嚴風聲鶴唳人心不安而孫武等又日播謠言同盟會謀推倒都督而以黃興代之黃興已潛來漢密居租界中改姓田氏黎則大恐偵者四出黃以何報爲言孫武等復從旁證實黎不察遽信之下封捕令假黃黃遂率軍警於傍晚渡江圍圍報社聲勢洶湧以爲何直鑿中鑿捉之如探囊取物不難一彈以快意也當令下時府中有數人入阻之不得乃潛通信於何曠謹避其鋒蓋府中人亦非有所惜於何者特以黎氏聲望正隆今無端而興言論獄封報館殺新聞記者恐將遭天下輿論之攻擊爲盛名之玷也令下後復有數人馳往極爲關說黎意亦稍解然收回已不及矣何先得黃來捕之信猶疑之以爲或黃有意恫嚇之或他

人惡作劇也亟奔至某醫院與某商某言黃者瘋犬耳與門無益且方得寵幸第戒勿與之遇可不遭其狂噦也何遂仍回報社惴惴以待冀倖無事及黃率軍警至何正惶迫無計幸報社與第二師司令部同居一里毗鄰司令部卷八口間有二師守衛兵者司令部員多同盟會人固與報社中相稔識者參謀長鐘琦在外聞訊則急回司令部先令守衛軍拒不納黃持都督令與示乃不能不任其入矣鐘見黃問其爲誰黃以手自指鼻端厲聲答言老子黃禎祥都督府參議黃轉詰鐘鐘亦厲聲答之云老子鍾琦第二師參謀長以手指鼻端亦如之復努目視之黃氣乃稍餒不亂吠第令軍警入報社大索什物搗毀一空於是鐘往聲言凡本司令部人員差辦有在報社中者均出立一旁歸部毋溷廁此中免誤會於是報館中人黠者率混而出何海鳴則當鍾黃相持時乘間越牆入於第二師司令部之馬廄中以匿黃旣不

得何終不甘知何猶伏此中未遠處也則將報社封閉爾率軍警圍於外自持手鎗於巷口以伺之蓋巷內後乃積潦作長塘水頗深不通行僅前巷口一道可通無論何人固不能挾翼飛去也圍守凡一日夜不退何闕匿於馬廄中亦一日夜於是鍾出與某謀脫何策某令鍾於翌日晚戎服率衛兵出巡何喬裝夾衛兵中由鍾率之至租界更衣即夜由丁仁傑率之至滬報社中人均鳥獸散凌大同亡走不知所終或云凌卒死鄂馬隊之變蓋疑案也宋錫全之死當時負漢奸之名其實冤也宋故爲清四十二標某營隊官光復漢陽漢口宋與有力焉因是爲民軍漢陽第一混成協協統駐漢陽鐵廠王憲章等副之先是未起義前宋營中兵士頗多文學社中人宋亦知情特不敢加入耳至是宋亦附於文學社之一派人內文學社派人謀發展勢力隱與共進會中人分門戶武昌城內軍府各部隊則多共進會人文學社

之分子則多植於漢口漢陽方面磨大悲之爲漢口軍政分府宋錫全之統
第一混成協王憲章之爲漢陽分府是也譽初在漢頗輕武昌方面視黎爲
豎子不甚聽武昌軍府指揮左右胥小如溫楚珩等亦薄視秦無人武昌軍
府陰忌之恐其尾大則謂詹書生不知兵加以江漢關監督實則裁其軍柄
自是軍事上詹不得行其志而宋遂不免連帶受嫌疑矣宋固諱願當事機叢
挫時頗能以精緻細密處之而膽力却小亦一良參謀才也宋旣受嫌而同
部
職員
部又多文學社人若後匿滬與詹大悲造僞幣之胡玉珍等故凡有所請於
武昌者軍府特裁抑之嘗欲改混成協爲鎮厄於武昌府部屢請不之許宋
內不自安常懼不保會有漢口之敗文學社人則開密議於漢陽某廟中以
漢口失漢陽不得保守則已派之勢力將瓦解撻率所部退據岳州進奪湖
南於新反正焦達峯等之手謀亟密且嚴戒勿洩洩者處死於是宋恐退武

昌且不免而漢口新創所部軍士人員聞風膽喪率畏死潛逃潰亡大半不得不從走湘之舉矣宋灝走時會以電話通胡瑛胡蓋彷彿文學社派之洋顧問否曾密與此議世不得知也全部出發時獨水師統帶陳鐵候不肯從宋嚴命檄之挾之率所部行至中途陳獨冠返歸武昌陳蓋共進會人也宋走後武昌軍府大驚猶不知其何往後得湘來電則科以棄城潛逃之律急通電湘軍府截留而戮之宋行未抵長沙所部復相繼散殘卒無幾適湘中焦陳之變已出繼任都督譚延闔接鄂通電執宋而誅之解首級於鄂以徇當時雖有憤者莫能白也從人王憲章事六等旋亦由湘檻送來鄂經蔣翊武蔡濟民等力持得不死保釋後復任事焉蓋所部人員後皆以宋爲長官部下須服從命令爲辭於是惡名胥歸宋一人矣文學社派人後歸併同盟會其分子多死國難云

孫武有隨員二曰葉龍曰葉虎龍者故武漢間無賴子後亦附於黨人中爲孫氏等供奔走起義時龍妻故在武昌某女校肄業校中有女子程儒珍者上海人畧通英文年僅十七時倉猝遭變各學校均驚散教員學生紛紛奔走避難程與龍妻在校中相認識遂往避其家依以免龍則乘其危而圖之欲納之爲籠室誘之者屢矣汚否雖不可知而程固不願忍氣吞聲亦莫敢如何也程旣入龍艱中恐終不得脫則私往投漢口萬國紅十字會中爲書記冀避其鋒會中有學徒李其芳及方某年少翩翩悅程願爲保護而終畏於勢龍則終不忍捨頻往覵之每見程輒指以語人曰此我掌中物誰乎敢纂取者程以處於暴民勢力之下不堪其擾時停戰期內蔣翊武詹大悲等在漢稟界密辦招撫事詹婦外與程固曾在滬相識者程見詹婦厯訴其苦至於泣數行下時天雨雪嚴寒曩人程則獨衣秋祫詹婦憐之曰范叔一寒

至此贈以綿袍表故人意蔣見程亦心動乃請之食西餐奏風琴而陰託詹婦爲媒合詹婦弗與爲力且言程貌劣_{而力薄也人以代之事乃廢}旋程亦避龍走滬龍則復假公務往滬覓得之逼以手槍程復逃走他處乃免

虎者亦無賴子光復後武漢間有辦自由黨者虎以其居室作漢口自由黨機關龍與廖定三高楚觀等皆爲黨員其婦亦爲自由黨員虎婦妖冶擅交際術一時自命新貴人鉅公等多與交善其伎倆殊不減滬上之女拆白黨也陸軍第一病院院長徐朝桐曾面調之稱爲賽長江虎婦欣欣然有喜色謙讓未遑云而虎者則以頭巾爲文虎之章欣欣若有餘榮焉

孫隨員中又有高楚觀者故胡石菴弟子最得胡寵幸而甚遭胡妾之嫉妒常妬詈之高無他勝粗識文字愛修飾善媚人古之斷袖分桃承恩不在貌也孫爲鄂軍務部長高去胡事孫爲秘書甚得孫歡侵假餘勢以驕人矣蔡

濟民代理軍務部長高爲拭靴履以媚之或遇公務罣誤遭斥責時則宛轉泣下胡辦大漢報以貲不繼將中輶託蔣翊武在軍府代領津貼金五百元高經手具領攜入漢口花天酒地中盡銷耗焉以是久不敢與胡見胡雖恨之亦無如何也高後爲孫武作傳極誇詞以頌美之

辛亥春黨人將有事於武漢譚人鳳氏自海外攜款以八百金來漢作籌備費經四月餘而欵盡無資以繼於是焦達峯居正等聞鄂屬蘄春某廟有金質神像價值鉅萬親往勘取之凡三往而始得以像過重不舉則研下數片以搆之走至中途有羣盜尾而隨之鼠目爛熳見囊中若有重物者則將剗取之行抵一茅店羣盜亦俱入以焦等暗號不符垂動手矣焦等以衆寡不敵棄之走僅以身免然已空耗去資本至數十金矣當日途中所遇之羣盜蓋即蘄春之衙役也大盜乃爲小盜所阨豈非奇話竊鈎反難於竊國狗盜

之雄亦良不易哉

鄂軍起義發難於工兵營首開鎗者兵士金兆龍也吳兆麟時爲工兵營排長遁匿於楚望台鼠伏不散動義兵往覓得之吳崩角哀呼乞命義兵等急扶起之曰願君出與_共事指天以誓不殺吳乃乞降然隨行數武猶顧謂來者曰公等得母賺我乎後吳漸參預機要自樹勢力常出入各黨派中以獵得師長且由黎氏保得勳位宋教仁過黃州時吳適駐兵於此率隊歡迎執禮甚恭後入京則趨奉孫武以間陷黨人焉癸丑湖口之役吳則段芝貴之參謀也

又有鄺某者同時亦爲工兵營排長義兵追之降然鄺固庸豎識字無幾常侍近黎氏以取權未嘗近戰事也後鄺屢往來滬漢間爲孫武走備竊取公欵以自揮嘗語滬上人曰武昌曾舉我爲副都督我不屑爲也

演義中兄弟二人多有以文武分命名者孫武在鄂時曾援此例自稱爲孫文之弟光復後一班社會猶相傳以爲眞孫文弟也辛亥春孫武自漢與予書中有云敝本家派譚君來漢云云所謂敝本家者卽指孫文氏也所謂譚君者譚氏人鳳也黎宗嶽之至安慶也自爲都督亦自稱爲黎元洪之姪云受黎元洪委任爲皖都督者時有安徽代表王某來鄂親爲予言之並詢其眞僞惜乎黎宗嶽不知更名黎宗洪或元嶽也

胡培德爲滬某洋行西奴陽夏戰事烈時胡至鄂告奮勇隨大將黃興鞭癆馳於漢口火綫內半時間時黃爲臨時總指揮督戰欲著勇武然新造之卒一挫卽氣不振遇敵輒望風潰雖以黃之盛名亦不能禁也故力戰終日仍敗衄九月初七日役也胡於是役亦自稱督戰員後遂以爲有大勳勞於天下自影一像戎服佩劍榜其胸曰鄂將胡培德四出奔走以爲誇張招搖具

遂騙得藍天蔚數萬金公債票於握而賣緣得總統府諮詢月領乾薪焉又復自刊一事略行於世上之稽勳局以請勳稽勳局詢之鄂人得狀却之襄人鄭江灝初在漢口辦湖北日報本欲爲文學鼓吹機關未幾因事被封禁遂改爲政學日報月得夏口廳二百元之津貼金而變爲半官報性質年餘亦停版民軍起義後鄭自襄來鄂詣軍府所有陳請然腦後猶垂豚尾羣勸其剪去鄭不肯且咆哮曰此我之自由權也人旣自由辯子亦當自由云有怒其無禮者曳之出將梟以徇舊友數人居正馬伯援等馳救之得不死而其辯亦卒爲軍府衛士強迫以刺刀割去鄭頭部大創然不敢呼痛也徐達

授行

明與王文錦附於蔡濟民吳醒漢爲一聯鄂人戲呼之爲四金剛者也（蔡等爲四金剛謝石欽等爲八王事詳四金剛傳及八王傳）蔡吳事世多知者不述徐則於起義時匿於素辨識之土娼家搥城以遁奔至滬多日染雜

毒以歸深及肺腑傳於家人久醫不愈嘗養病於醫院每語人云以積勞致疾然其病狀絕不類醫士猶能道之徐性褊嫉好聲名尤嗜小利任鄂畢而會副會長則以一身兼領正會長及其他副會長之月薪而將其鄉人親光故舊冒名畢血士領退伍恩餉人多非之徐既之攀附而有微聲遂令舊業報役者報喜於其鄉金鑼十二面牌銜亦十有二道焉開賀筵祭先祖以感大門楣鄉人爭噴噴稱之曰此新貴人也王則碌碌無能唯知趨炎附勢血已此四人者名雖相聯實亦分班徐王常相俱而蔡則與吳偕也徐居第致病院時悅一看護女遂納之後此女亦染其疾王則納一舟人之子善唱小曲狀類船娼或曰鮚魚套產也

武漢陽秋



後　　叙

辛亥之役羣相慶爲革命成功吾則嘗謂歷年革命之失敗無過於此次者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若是其大也民黨人材之死喪若是其多也而所得者僅將大清帝國換爲中華民國四字而已社會之污濁如故也政治之不良如故也委蛇夸毗毫無新國氣象所謂亡國之徵菌害民之盜賊蓋千百未去其一二而昔日之蘭芷且化爲蕭艾焉唯苟且息肩罷手相飭以爲成功耳吾誰欺欺天乎萬惡淵藪之舊京無論矣卽在首義新造之邦亦復如是嘻此寧非怪異事耶儻所謂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者耶則其機蓋已伏於義軍初起時矣且不僅國事之未能真有所改革也而當改革之時反使無數之殃民者相溷而竊附名義轉作威福攘臂抵掌詬詬使社會之痛苦愈以加增而國家之元氣愈以消削至使神聖莊嚴之革命主義遽蒙污穢翳

而不光而革命黨人之聲價榮譽亦一落千丈不可收拾其不肖者且引虎入室以自殘同類矣復使舊日之國蠹民賊公然乘機投隙再得志於民邦以行其無道而社會人心因厭亂悔禍偷安旦夕之故不惟不以爲非謀所以淨除此毒根也且相與順受之歡迎之馴以演成種種痛苦悲慘之景象因果循環相生無已其結局蓋未知何日且作何狀也合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時日曷喪予及偕亡前途浩劫終莫能免有識者試一深長思之可不爲悚然懼耶故辛亥之役吾復直字之爲流氓活動時代蓋第一期爲流氓活動而未一轉瞬間卽爲帝政復古耳且帝政復古卽已無形伏於流氓活動之中此非一黨一部之關係乃一羣之中新社會與舊社會交戰舊社會之勢力戰勝新社會由是而強權大張公理漸滅淨盡矣此中否泰剝復氣運盈虧陰陽消長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

遠矣是以明哲當察於機先而有以杜漸防微也然在共和告成時之人聞
吾云失敗云流氓活動帝政復古則或疑吾言爲過或叱爲不祥曰惡安得
此傷心短氣之語也嗚呼使取當日之真確事迹觀之令當日諸心情意足
趾高氣揚者試平心思之吾言果過乎否也嗟夫往事重談不堪回首吾今
泚筆以追記當時流氓活動之事實而猶有餘羞且重汚吾筆焉雖然若不及
今之猶未盡遺忘而紀錄之恐年淹代遠真僞愈不明是非愈莫辨後之
人亦將胥爲有力者所欺豈不痛哉吾嚮者固嘗讀中國列_{廿四}朝之歷史
矣值一代之鼎革其草澤之揭竿投袂而起及從龍佐命圖畫於凌烟雲台
之上者嘗低徊景仰恨不及身親見其人嗚呼吾今乃得及身親見之矣稍
不自耻且及身居之矣乃知所謂開國元勳英雄豪傑與夫所謂亂魁戎首
者類皆不出流氓之範圍第有幸有不幸焉耳嗚呼一部廿四史皆作如

是觀可也雖然歷史固明以詔我矣秦漢之際歷朝鼎革二大關鍵也史於當日不曾曰山東羣盜鼠竊狗偷乎不曾曰諸爲興朝驅除及興朝之功人功狗皆起身市井或爲無業土豪及傭耕販僧屠狗刀筆吏等等乎夫販僧屠狗與夫豪博賈酒不予以值給曰貧錢萬貫不持一錢者非流氓之謂何當其猥賤人固亦以流氓視之及其帝也王也侯也則相與神聖威武之謳歌頌禱之矣嗟夫吾國平民蓋無時而不遭流氓之蹂躪也流氓之得志亦有大小幽顯永暫之殊其爲流氓則一也嗟夫吾民之遭流氓蹂躪者苦矣或數百年而一遇或數十年而一遇數年而一遇大變則大遭蹂躪小變則小遭蹂躪平時則遭少數小流氓之蹂躪變時則遭無數大流氓之蹂躪始也含苦茹痛無可訴莫敢誰何久亦習而安之以爲固然迨其一已功成稍示休息則以爲殊恩浩蕩聖德如天矣安見有所謂張楚義軍除秦苛法者

哉安見有所謂救民水火取殘去暴者哉嗚呼夷齊以暴易暴之歌信不誣也道家有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流氓之滋生而熾盛也大抵由世道衰微強權學說之偽儒術有以輾轉而養成之乎夫豈無一二苦心孤詣特立獨行之士思乘時以救之撥亂以反正者然已如鳳毛麟角且以孤高不合時趨羞與嗇伍率抑鬱不得行其志汶汶無聞或爲蘭生蓬中久與俱化求其能入汚泥而不染者蓋亦無幾何矣至若大盜阿瞞新莽朱溫之倫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蓋猶在此數然則欲求禮運之大同春秋之太平使民生得以安居樂業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同登仁壽之域者豈可得耶無他羣德之衰治化之阻皆原于流氓之產生不絕也流氓盜竊公器以殃民劉興罪項成王敗寇相呑相噬報復無已其禍蓋烈於洪水猛獸也嗟乎昔賢先烈之倡言改革者爲救

民也而豈料其直接或間接假手流氓以率獸食人人人相食哉諸先烈地下有知其能瞑目耶昔者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迄今追思祇滋悔恨嗟何及矣吾茲所記僅拾零星碎片東鱗西爪爪不及千萬分之一然雖不見全牛已足令人瞠目結舌太息不置矣知我罪我是在當世甲寅秋九月楚之櫟杌又述

中華民國五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非賣品

十八年十月十日翻印

著述者

楚之橒杭

校字者

劉元羣

原印所

日本東京

翻印處所

湖北官紙印刷局

442034

(2)

